

忽，這也是一個事實——我覺得我們可能忘了這一點。我目前就有一份這些會議的名單。我需要很長的時間向諸位宣讀這個名單。或向諸位解釋這許許多多的會議，一共在幾百次以上，它們都是要在明年在歐洲舉行的。這些會議中有的是世界性會議，我們一些主要機關的會議；海洋會議；新聞自由會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屆會；託管理事會；歐洲經濟委員會。總而言之，在歐洲要舉行數目非常龐大性質非常重要而影響非常久遠的會議；從這一點看，我們不能說歐洲的政治重要性被疏忽了。

我敢說：歐洲情形穩定和經濟情況改善的日子要到來的。那時在歐洲舉行大會屆會將是很適宜的。後年可能是很適當的一年，因為那時秘書處由於要從成功湖搬到曼哈坦，大致要發生一些紊亂的現象。但是，只要我們仍然受到我們目前的限制，只要我們——舉例言——大大地缺乏報紙以及印刷用紙，那麼，過甚其詞，說聯合國在歐洲舉行屆會對歐洲會有怎樣怎樣的好處，對聯合國又會有怎樣怎樣的好處，那是很容易的。

無論如何，這種種好處——我並不否認有些好處，但是我不相信它們是很重要的——應當細心地和害處比較一下，因為這些害處是必然會發生的。從財政方面說，從行政方面說，從一般效率方面說，我敢於向

大會表示我的意見：就是所有的論證都有利於在紐約舉行屆會。

最後，我還要補充一點：可能還有一個政治上的禮貌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我聯合王國代表團以及所有的代表團都願意加以密切的注意。美國政府和紐約市都曾費了大宗款項並且盡了許多力氣使得我們可以在此地，在這個大家都知道的過渡時期，很舒適地、很有效地集會。它們對於這一點並沒有說過什麼話，我完全相信它們也不會說什麼話來影響我們的決定。但是，我們這麼快，這麼輕率就忽略它們對我們的援助，這是不大禮貌的。

我請求大會各位代表在沒有決定變更我們現有的安排之前，要非常審慎地思索一下，因為我相信此項變更不但要使各代表團負擔很沉重的額外費用，而且還要毀滅我們的工作效率以及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秘書處的工作效率。

主席：願意對本問題發表意見的各代表團是：荷蘭、中國、紐西蘭、古巴、土耳其、瑞典、波蘭、澳大利亞、法蘭西、伊拉克、加拿大、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既然沒有其他的代表團願意就本問題發言，現在宣布發言人名單截止報名。

明天午前十一時繼續討論。

午後六時四十分散會

第一一四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七三. 繼續討論大會第三屆常會會議地點：法蘭西與瑞典所提決議草案 (文件 A/452) 及第五委員會報告書 (文件 A/473)

主席：請荷蘭代表發言。

Mr. BURGER (荷蘭)：為了避免別人誤解我們的立場，我國代表團既然代表一個歐洲國家，急欲說明它對於大會下一屆常會在歐洲集會問題的意見。但是我國代表團認為很不幸，這個問題的內容竟然必須由全體會議來討論，因為依照我們所贊成的通常程序，議程上各項目首先是應由一個主要的委員會去討論的。

我們因此冒昧地提議把總務委員會對這件事情所採取的程序視為一種很少用的例外辦法。這個問題本來很可以由第五委員會去充分討論；那個委員會是技術性質的，可以特別着重這個問題的非政治因素。不問提議如何動聽，現在所採取的程序卻犯了過分着重政治因素的弊病；我確認為昨天 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評論¹ 證實了此種見解。有人說上述通常程序要引起兩重討論；我不能接受此種理論，因為事實正相反，委員會的討論往往可使大會避免重新討論。

講到這個問題的本質，我國代表團要提的第一點是大會不應當成為一個旅行團體。從許多觀點看來，對於我們的組織，這可以成為一種危險與障礙。我們大家

¹ 參閱大會第一一三次全體會議紀錄。

都能看出，秘書處得到了大會各次屆會的經驗以後，它的工作愈益令人滿意；而且我認爲這個正在建造中的技術機構的規模是在別處找不到的。固然現在也有許多事情，其中大半都是過渡性質，例如我們目前集會地點距離紐約市中心過遠之類，對我們的工作很不便，但是我們不必增加此種不便。

我們這個年輕的組織需要規律與穩定，以便發展工作效力。聯合國所須賴以成長的政治環境，既然在相當期間內不能達到某種穩定狀態，那末我們更有理由要使得其他工作環境盡量的安靜與便利。

依照我國代表團的意見，除了確有令人信服的理由以外，不應當違反大會應在會所舉行的常規。祇有將本提案作爲例外辦法而絕不構成先例時，我國代表團始可加以善意的考慮。目前的措詞並未明白說明這是一種例外辦法。

講到額外開支，我國代表團始終認爲，目前世界情形困難，歐洲各國尤其如此，所以聯合國經費應當集中在最急迫的工作上面，也就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以及經濟的復興上面。

我們不能認爲現在大家所審議的事情屬於這一類。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固然大會在歐洲集會要增加費用而因此增加各國的會費，可是許多國家代表團——荷蘭代表團在內——也因此減低費用，而將上面所講的會費增加大部抵銷，所以至少就這些國家而言，這一點可以認爲無足輕重。我不認爲這是一個中和的聲明。再者，雖然那種聲明是英國人演說的特點，但是在昨天 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聲明中並不容易發現此種特點，因爲除非最近歐洲情形逆轉，我相信還有一部分空的椅子可坐。坦白的說，我不相信必須將此種傢具運到歐洲。至少在幾個星期以前歐洲還有若干打字機，甚至於還有若干打字員。我很想稍稍鼓勵聯合王國代表，把他似乎要灌輸給我們的那種悲觀主義設法緩和一下。Sir Hartley Shawcross 說我們在歐洲一定要遭遇到許多物質上的及財政上的困難；他關於這些困難的估計已經詳細討論過，據他說那個估計還是很保守的。

我國代表團認爲，縱然就保守主義而言，也必須實施自我限制。因此，我們認爲就許多國家代表團而言，因爲有各種不同的補償因素，所以額外費用是無關重要的事；固然這個提案還引起其他的困難，但是它也具有試驗性的價值，利弊應當可以平衡。

就通貨問題而言，我們必須指出，以日內瓦爲集會地點並不減輕任何困難，因爲瑞士法郎至少也與美元同樣難以得到。

有人認爲在歐洲舉行大會下一屆會可以使各國代表躬親視察歐洲的目前情形。這個理由是很有價值的，就巴黎與倫敦而言尤其是如此；但是它並不適用於日內瓦，因爲瑞士並未受到戰爭的影響；而在瘡痍滿目的歐洲中心，瑞士倒是一個繁榮的小島。

但是在日內瓦集會另有一個很好的理由。它是聯合國的第二首都，具有適合我們工作的良好物質條件，換句話說，它有合式的建築物，可供我們開會及秘書處之用。

我國代表團希望大家對於這個問題的各方面並對於贊成和反對大會下一屆會在不同地方舉行的理由都加以應有的考慮。我已說過，荷蘭代表團可能善意考慮法國與瑞典的提案，但有一個條件，就是決議案必須明白說明此項提案只是一種例外的辦法。

主席：現在請紐西蘭代表發言。

Mr. THORN (紐西蘭)：爲了兩三個理由，紐西蘭政府反對將大會下一屆會在日內瓦或歐洲任何其他中心舉行的提案。各國代表團都感到派遣代表參加聯合國各機關的費用在迅速增加。紐西蘭政府認爲此等費用實有逐漸大到難以擔負的危險，因此，它認爲任何可以合理避免的費用增加，都應當加以反對，而不能予以支持。

我要宣讀一篇有關我們國務總理 Peter Fraser 最近聲明的簡短新聞報導，去說明紐西蘭對費用問題的反應；我們衆議院內有人批評紐西蘭外交部概算大量增加，他在答覆的時候說，“‘會議太多，麻煩日增。’他又說，‘倫敦巴黎的費用令人不可思議。就費用而言，這個世界已經脫離了現實，簡直失去了平衡。’後來 Mr. Fraser 宣稱：‘紐西蘭必須參加一部分的會議，但是能否參加所有的會議，卻已成問題。’”

如果大會在日內瓦集會，聯合國大概將增加費用一百萬美元，也許更多。這當然是一個很嚴重的考慮，在未決定離開紐約而到其他地點集會之前，各國代表自然有點猶豫。

我們第二個理由是：因爲距離太遠，因爲我們議會集會通常就在大會集會的期間，所以紐西蘭不容易派遣人員齊備的代表團。因此我國不得不派遣駐在北美洲華盛頓以及奧塔瓦的外交使節去擔任我國出席大會的代表。祇要大會在紐約集會，此種辦法並不過分妨

礙這些使節的工作。但是如果大會要在歐洲集會兩個月或更長，那麼照我國政府的意見，這些使節所必須執行的職責就將因此發生嚴重的混亂。

我國已經屢次在事實上表示對於本組織的積極興趣；我們希望各國代表不至於採取任何足以增加我們困難的決定。既然大會決定設置駐會委員會，我現在提出的理由便具有更大的力量。

許多國家業已或正在紐約設立辦事處，以便參加與它們直接有關的聯合國各機關。舉例言之，紐西蘭除了派遣代表參加大會以外，還參加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及社會委員會。現在的駐會委員會將使我們一部分國家負擔新的義務。如果這些剛才開始工作的辦事處又要中斷它們的活動，除了費用不計以外，勢將引起很大的不方便。如果這些辦事處的職員、文件以及資料都必須遷移到另一個地方，這些辦事處的工作效率一定遭受損害；聯合國本身也必如此。

關於強幣的問題，我國的立場與聯合王國相同。紐西蘭所能節省的美元為數大概很微，紐西蘭的總開支一定反而更高；如果大會要在日內瓦集會，那麼瑞士通貨幾乎也與美元一樣難以取得。

我國政府要我國代表團提出的最後一點是：如果在目前階段各國代表經不起在其他地點舉行大會屆會的引誘力，那麼作為聯合國會所的紐約便失去它的全部意義。這個辦法不但很不妥當，而且使得紐西蘭為了參加大會以及其他會議的便利而在紐約成立辦事處的費用一部分等於浪費。

我國政府也恐怕不在紐約而在其他地點舉行大會屆會的事一旦成了先例，將來很容易發生類似的提案。我國政府認為，祇是爲了遷移起見而將大會集會地點遷移，是沒有意義的，且會因此使得選定紐約作為會所的便利大部分都烟消雲散。

因為這些理由，紐西蘭代表團不能支持我們友邦法蘭西與瑞典所提出的這個決議案。

主席：現在請古巴代表發言。

Mr. PÉREZ CUBILLAS (古巴)：我們那位聲譽卓著的同事 Dr. Carlos Blanco 曾經在第五委員會內參加有關法蘭西及瑞典代表團所提大會第三屆常會應當在某一個歐洲城市舉行一案的辯論。他反對此項動議，因為照他的意見，如果實施這個提案，那末正當第五委員會在竭力要減低聯合國預算增加額的時候，反而會大量增加這一屆會的費用。

Dr. Carlos Blanco 的言論引起挪威代表團的聲明，大意說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可以以後再行討論；尼加拉瓜代表團則贊成我們的理由。但是第五委員會認為可以在預算觀點的範圍內去審議這個問題，不必將這個提案的本質付表決，而應讓本屆大會去討論和決定這個問題。

古巴代表團贊成挪威代表團的意見，認為這是原則的問題，但與挪威代表團不同，卻認為這個問題不應當由大會另一次會議去決定，而應當就在此時此地決定。

古巴代表團因此提出一項修正草案（文件A/481）請本屆大會審議。修正草案擬將法蘭西與瑞典聯合提案的最後一段修訂如下：

“請秘書長與大會主席所指定的九人委員會磋商決定大會第三屆常會應行集會的地點，但是該關係國政府必須同意將不在紐約舉行此次屆會的額外費用補償聯合國。”

古巴代表團提出此項提案的理由如下：我們大家現正設法盡量減低聯合國的預算。若干委員會及分組委員會不能在明年集會，因為大家認為此等會議的費用將非常巨大，決不可承擔。

現在聯合國正在鞏固它的基礎。古巴代表團認為，鞏固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使聯合國預算盡量減低，因此也使聯合國各會員國的會費盡量減低。

從純然個人的觀點看來，大會如在歐洲集會，我們每個人都會高興。歐洲對於我們大家無疑的都富有吸引力。歐洲的歷史，它的優美傳統，它的可愛城市，在在打動我們的想像與胸懷，所以在業經提議的任何一個歐洲城市集會，不論巴黎——美麗的光明之城——或日內瓦——聯合國的故都——也好，倫敦、斯德哥爾摩、布魯塞爾也好，業經提議的或打算提議的任何其他歐洲都市也好，都使我們大家為之欣然嚮往。但是我們個人的意見與我們自己的愛好是一件事；我們擔任各國代表的責任又是一件事。

根據這第二個觀點而且由於我們對聯合國的關切，我們最好不要增加目前的開支；既然大會在日內瓦集會大概需要一百萬美元，如果在巴黎或在並不具備必需建築物與設備的任何其他城市集會還要再增加十五萬美元，那麼我們認為此項費用，加上昨天聯合王國代表團說得很動聽的各國代表團卷宗搬動費用，合計起來，可以成為一個很大的數額，不但會增重聯

合國的預算負擔，而且正如我們以前所說，還要增重各個會員國的預算負擔，因為根本說來，所增加費用必須由各個會員國家去分攤，因此必須提高它們的會費。

我們剛才通過了一筆特別預算，作為希臘事件委員會、朝鮮問題委員會、駐會委員會等的費用。這些費用又需要一百萬美元左右。在此種情形之下，再通過決議案去增加預算費用，似屬不智。但是有一種可能解決辦法；既然古巴共和國已經樹立了楷模，我相信我們在道義上有權向大會這樣說。你們大家知道，幾天以後，聯合國貿易暨就業問題會議要在夏灣拿開會。當時古巴很想得到此種光榮；經過它的要求，現在已經得到了此種光榮，但是有一個條件：古巴必須支付所引起的額外費用；因此我國政府已經存放三三三，〇〇〇美元，應付此項額外支出。

根據此項原則，這個問題似乎可以這樣解決：不論什麼歐洲城市，如果歡迎大會在該處開會，也應當像古巴政府一樣，承擔此種額外費用。如果不這樣辦，而我們竟然同意在歐洲召集大會並且由聯合國預算去承擔此種費用，那麼以前要古巴財政部支出的三三三，〇〇〇美元一事便不公平；古巴是個小國，並不富庶，不能輕易承擔此項數額。如果接受了法蘭西與瑞典代表團的提案，那麼大家就幾乎必須考慮償還古巴的三三三，〇〇〇美元，因為對我們說，那是一個很大的數額。

古巴代表團認為，既然我們大家都非常尊重聯合國，而且決心要加強它的財政地位，那麼在這個組織財政情形尚未改善以前，最好目前我們還是實行我們原來的主張，仍然將大會下一屆常會在紐約城市舉行。我要順便說一下，紐約市對於我們招待頗為殷勤，同時我們還從美國聯邦政府以及紐約市長方面得到了各種幫助；紐約市長在幾天以前曾經光臨我們的會議，我們實在深深感謝他所主持的市政府。

因為這些理由，古巴代表團提出此項修正案，希望可以得到各位代表的贊同。

主席：現在請瑞典代表發言。

Mr. HAGGLOF (瑞典)：瑞典代表團曾會同法國代表團提出現在正由大會討論的這個決議草案。我本來祇要表示贊成法蘭西代表昨天所講的話；他已將這件事情詳加說明並且提出了各項主要理由來支持我們的決議草案。但是在辯論期間有人對於這個決議案提

出某幾個問題及批評。因此我也許應當想法答覆一部分的問題與批評。

首先，我想必須將一件事完全說明清楚。法蘭西代表昨天指出，大會此次屆會將採取一項有關聯合國工作組織的很重要決定：它將決定在紐約市設置我們的永久會所。我想我們大家都樂於採取此項決定。我們很欣然的找到本組織的永久住所；我們也很欣然的選定美國作為永久住所，因為我們大家都很感激這個國家的殷勤與寬厚。昨天法蘭西代表指出此項決定不免引起其他後果。其一就是明年我們將要進入一個過渡期間。正因為此種例外情形，我們認為最好採取一種例外的措施，讓大會明年在歐洲集會。

昨天聯合王國代表說，將大會遷移到歐洲集會，對於美國政府以及紐約市都不是好感的表示，這句話使我很驚異。

我也許過分天真，但是我必須承認，過去六個星期我們都在非正式地討論將大會遷移到歐洲集會的主張，我卻從來沒有想到此種舉動可以發生此種解釋。

如果我要用兩個字去說明美國對於此類問題的一般態度，那麼我決定用“寬厚”兩個字。我一定要說，我確信美國政府以及紐約市胸襟都非常寬大，態度都非常豁達，對於大會遷移到歐洲集會的最後決定，祇會發生一種很簡單的解釋：這是在例外情形之下的一種實際措施。我們本着實際的合乎常情的態度提出此項提案；我們從來沒有感到這件事情牽涉到威信的問題。

昨天有人說，到歐洲集會是帶有——我想當時用的字是——“歡遊”的性質的。我一定要說，我們心目中絕對不存此種思想。凡知道目前歐洲情形的人都不可能想像到那個不幸的大陸上去“歡遊”。正因為相反的理由，我們才主張到歐洲去。我們認為大會在歐洲集會對於歐洲可以有精神上的鼓勵；我們也認為讓一部分代表親自看看戰後歐洲是有裨益的。據說今年暑期美國國會議員幾乎有半數曾經到歐洲各地旅行。他們當然不是去“歡遊”而是因為他們感到在職責上他們必須明瞭歐洲的真實情形。

現在講到有人為了反對決議草案而在大會內提出的較為嚴重的理由。我覺得它們可以分為兩類：經濟的與行政的。關於經濟的理由，秘書長與諮詢委員會都已經加以透澈的研究；秘書長而且提具了報告書。這些文件都已分發各國代表團。¹

¹ 參閱文件 A/C.5/205 及 A/C.5/214。

我不想詳細討論這些文件，但是既然一部分代表曾經提及其中若干特殊項目，而且既然有人說若干項目估計太低，那麼我想要指出其中也確有若干項目估計得太高。

現在請以日內瓦大會堂的裝修改動一個項目為例。我一定要提到日內瓦，因為我們所詳細擬訂的文件是以日內瓦為目標的。在舊的國際聯合會內，我想各國派有四位代表，但在聯合國內却有五位代表；因此那面的座位只能容納正副代表各四位。不過我想改動確是不必要的。我想各國代表團一定能够充分適應環境去接受與此間慣常辦法不同的另一種座位佈置辦法。另一個項目——很抱歉，我必須提到技術問題——是和日內瓦大會大廈內的食堂有關的。我一定要說，我們曾經在日內瓦工作多年的人，從來沒有想到去找食堂的事，因為那個城市充滿了飯店與咖啡店，且與大會會所相距大概只有五分鐘。其他若干項目也可以採取同樣的態度去討論。我祇提及這兩項，作為我認為估計得太高的例子。

我認為應當要指出一點，許多所謂大會的費用實在只是改善日內瓦現有設備的費用。照我的意見，這應當認為是資本支出，而不應當認為是大會屆會的特殊支出。

費用問題涉及秘書處的部份如此。至於這個問題的另一部份則是各國代表團的費用。我們已經計算過——我認為瑞典代表團很可以作為小國代表團的典型——我們在紐約的費用大概比在戰前日內瓦要多七倍或八倍。當然現在歐洲的費用也比戰前要大得多；但是縱然我們就按費用增加三倍計算，若以我國代表團為例，費用仍然可以減少一半以上。我聽說與瑞典代表團規模相近的其他國家代表團也有類似的計算。

另一方面，我們聽到聯合王國代表昨天在這裏——中國代表以前在第五委員會內——指出他們代表團必須支出較大的費用。我想大國與小國代表團費用差異的原因是很明顯的。五個大國都是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及託管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必須在紐約維持相當大的常任代表團。因此，搬動到歐洲對於它們是一筆大費用。但就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團而言——可能有例外——大會明年在日內瓦或在歐洲任何其他城市集會都是經濟的。因此我的結論是：在權衡這些因素之後，這整個的計劃可能終於節省一筆費用；但無論如何，最後縱有增加費用情事，為數也是很有限制的。

我現在再講有人所提到的行政困難。當昨天聯合王國代表發言的時候，他描寫了明年大會在歐洲集會所要發生的黯淡情形，我傾聽以後，印象很深刻。據他說，忙惱的職員也許要從歐洲某城市打電話到紐約成功湖來找遺失的或遺忘的卷宗或灌音紀錄，並且特備的專機也許要匆匆飛越大西洋將這些材料帶給正在等待中的大會。

但是我們大家知道國際會議曾在許多不同的都市舉行過；我們大家也知道一部份會議事實上曾從一個城市遷移到另一城市。在此次大會未開會前，有人說此次屆會會期不能超過本月中，因為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定於十一月月中在夏灣拿開會。但是事情怎麼樣呢？我們知道這個大規模的會議下週將在夏灣拿開會。我們知道秘書處同時已經派遣很多人員到巴爾幹，可能再派遣另一批人員到朝鮮；但是我們仍然得到我們以前所得到的同樣完美有效的服務。

我想我們還能够從夏灣拿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方面得到另一教訓。

這個會議現在在日內瓦集會大概已有四個或五個月；它要談判多邊關稅條約，其任務是非常困難的。凡從事於此種任務的人都知道這是極困難而且極富有技術性的工作，需要特別大量的卷宗及其他文件。但是這個會議雖然僱用一千名或一千名以上的人員，而卻在日內瓦集會四個月以後，決定到另一個城市去繼續它的工作。該會採取此項決定，因為它確信此種遷移不會發生任何大的技術上的困難。

我想如果我們以現實的態度去看行政問題，那末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歐洲舉行大會屆會以前，大概有一個月期間，我們不能在紐約成功湖舉行任何大規模的國際會議，而在歐洲舉行大會屆會以後，大概又有一個月，也會發生同樣情形。因此，我認為純然從行政的觀點來看，最後的結果，我們大概有兩個月不能在紐約會所舉行任何大規模的國際會議。這也許可以認為是一種不便利，但是我懷疑這是否是一種不便利。

我認為有兩個月的我所謂“會議休止期”也是十分有用的。因此我的結論是行政上的困難一定不會有什麼嚴重的性質。

總結起來說，我們知道明年我們將要進入一個過渡期間，因此提出了一項決議草案。我們提出此項決議草案作為一種例外的辦法；就瑞典代表團而言，我們並不反對荷蘭代表所提的意見，在決議案中特別提及這是例外辦法的一點。

關於費用的問題，我們已經得到結論，而且我曾設法證明，那並不十分重要；費用上的差別是很小的，因此這個問題幾乎可以認為無足輕重。

我們承認將來有一個期間我們不能在成功湖舉行任何大規模的國際會議，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一定是一種不便利。

根據上面這些理由，瑞典代表團擬請大會接受此項決議草案。

主席：現在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 (波蘭)：我國代表團要支持法蘭西、瑞典決議案的原提案文，並不需要剛才提出的古巴修正案。

我不想重述法蘭西與瑞典代表說得很動聽的理由以及其他發言代表所提出的理由。我祇想論及一件事實，就是秘書處所增加的費用——雖然很難提出確數——一定可由許多國家代表團或大多數國家代表團費用的減少而得到補償。

我認為就我們一部分人說，在明年的特殊環境之下，即使這並不是一個有決定性的理由，卻也可能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

聯合王國代表 Sir Hartley Shawcross 曾說明在歐洲集會所有的行政上的困難。他的措辭十分動聽，一如他平時。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我並未信服。我認為他的描寫過分誇張。例如我不知道他何以能夠斷定秘書處人員必須調開會所半年之久；這些職員通常回籍休假期限都是一個月，為什麼大會因為在歐洲集會的緣故他們便突然要回籍休假三個月。

我不認為我們真的必須搬動這樣大量的設備、打字機以及其他物件。當我聆聽 Sir Hartley 演講的時候，我幾乎預料他要說各國代表必須攜帶被褥、食物、以及其他許多我所不知道的東西到歐洲。當然歐洲相當困苦，但是我想各國代表團仍然可以得到必要的旅館與食物。

Sir Hartley 所提的另一項理由是：各種文件必須在大會開幕前幾個月先行準備。我不了解大會在美國或在歐洲集會何以會在文件的準備方面發生什麼區別。我想用船裝運文件到歐洲，要一個星期就行了；事情不過如此。我認為事實上許多其他的會議早在歐洲或世界其他地點舉行，因此所謂可以發生可怕技術困難的理由並不能成立。瑞典代表剛才提及在夏灣拿舉行的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我也可以舉出現在正在墨西哥舉行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會議以及

在各地舉行的國際勞工組織會議。就這些會議而言，技術問題並未引起過分的困苦。我相信如果大會在歐洲集會，秘書處所要遇到的情形也一定相同。我充分相信秘書處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而且我想請各國代表注意，現在我們討論的決議案並未確切指定大會屆會究竟必須在何處舉行。決議案規定此事應由秘書長與大會主席所指派的委員會磋商決定。我相信我們所給予秘書長的此種選擇自由權，一定可以幫助他去選擇一個技術困難非常少的地點。因此我絕對不重視上面所講的理由。

但是我相信明年大會特別在歐洲舉行是有決定性的理由的。我認為我們的組織是一個國際組織；如果偶爾——我強調“偶爾”兩字——大會不在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對於本組織確是有益的。我相信全世界人民在目前都特別關切歐洲的重建問題，因此這就是明年在歐洲舉行大會的很好的理由。我認為這個理由壓倒了一切微小的——我真的相信它們是很微小的——可能發生的技術上的困難。

而且我早已說過，各國代表團的旅費以及其他費用都將減少，此種節減可以大量補償財政上的困難以及額外費用。

因為這些理由，我們要支持法蘭西與瑞典代表團所提的決議案。

主席：現請澳大利亞代表發言。

Mr. EVATT (澳大利亞)：我要求對於這件事情發言去表示我國代表團的態度。在我們看來，當支持此項動議的人最初提出它的時候，他們不知道費用或額外費用究竟多少；現在大家知道此等費用很大，我相信將這件事情重加檢討是合理的。

我相信所提及的整數是正確的；如果以整數計算，在歐洲舉行大會的全部費用大概需要兩百萬美元。這就是比在紐約會所舉行大會多一百萬美元。固然如 Mr. Lange 所說一部分代表團可以減少費用，但是我們承認大多數在紐約設有常任代表團的國家——至少有三十八個國家是屬於這一類的——必須增加費用去運送職員及紀錄，並雇用當地的助理人員等。據說——而且我認為這是事實——這些費用大概將達一百萬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甚至於達到一百萬美元，亦未可知。

第五委員會幾乎開了兩個月的會去詳細研究我們的預算；他們經過絕大的困難，一共祇節省二,二五〇,〇〇〇美元。大會現在考慮若干新的項目，將在所

節省的數額之中用去一百萬美元。大會如到歐洲集會，自然必須增加費用，實際上或將用去所節省的數額，即再用去一百萬美元。因此我們將完全喪失我們所節省的數額；但是我們裁減了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審慎釐訂的會議日程，展延了積壓文件的生產——積壓的紀錄及文件很多——甚至於展緩了圖書館的擴充，始能省下此項數額。

我們爲了力求經濟所以放棄了許多可貴的計劃；在經濟恐慌的壓力之下第五委員會不得不如此做。現在已經產生了一部分成績。就第五委員會方面說，這是很痛苦的事。它所以得到此等結果，不過爲了推進聯合國的利益而已。但是此項新的提案實際上會將第五委員會工作的真正價值一筆勾銷。

當然，如果選定瑞士，就大多數會員國而言，瑞士法郎實與美元一樣難以得到。暫且假定大會到歐洲其他地點集會。薪俸以及其他開支方面所必需的額外費用，按美元計，仍然很大，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的說到歐洲集會並不能節省美元。

關於這個問題的這一方面，我們已經講得很多了。歐洲的困難情形無須在大會前再加說明。但是且讓我們考慮在我們目前情勢下歐洲人民究竟需要什麼。幫助歐洲的方法當然是將食物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運送給歐洲人民，而並不是到巴黎或歐洲其他地點去集會。巴黎當然是一個可以選定的地點。人人都歡喜到巴黎參加會議，但是如果單單爲了表示我們承認歐洲人民的需要而主張到歐洲集會，在我看來，是不值得考慮的。

幫助歐洲的方法是在實際上去協助歐洲人民；每一個美元和每一噸食物，只要能夠用在這一方面，便算用得其所了。但是爲什麼一定需要此項新的提案去達到這個目的呢？

我再進一步說。我說不論這件事的經濟意義是什麼，不論大會遠離其會所而到其他地點集會的理由是什麼，目前聯合國離開會所而到其他地點舉行大會，將造成心理上極壞的影響。當此次大會屆會召開的時候，有許多人預言聯合國將發生災難，說此次大會屆會可能失敗，並且說除了引起新爭執新衝突或甚至於拆散聯合國以外，決無其他成績。

幸而這些凶言家——其中一部分是職業凶言家——都並未言中。雖然大會在辯論期間有時很兇猛激烈，但是我相信將來的人要認爲此次大會屆會產生

了很大的成績。我不擬詳細討論這些成績，但是我要問成績是在何處產生的呢？是在這個國家、這個會所產生的。儘管有人盡量誇大來美旅途上的困難，但是成績確已在此產生了。

聯合國成立不過兩年多一點。我國代表團曾堅決主張將憲章起草地點的上海市作爲聯合國的會所；有一個時期將上海市作爲聯合國會址的主張得到了極大的支持。無論如何，此種主張會要產生這樣的結果：許多國家代表團可以每年一次的頻頻認識到，太平洋以及東南亞十一或十二萬萬人民的前途，正與歐洲人民的前途一樣，也可以決定世界的前途。但是雖然經過很大的努力，仍然沒有選定上海市。我們很愉快的接受大會的決定，並且盡了各種力量去發揮聯合國紐約會所的價值，以便推進聯合國的偉大目標。

現在不但不根據此項業經接受的決定，去耐心的努力工作，反而建議將大會遷移到歐洲去集會。在我看來，對於聯合國這是不利的。如果我們在原則上通過了的建築物現在已經建立起來，並且我們在紐約已經安頓下來，那末大會可以偶爾在其他方便的地方集會。但是在我看來現在並非其時；爲聯合國的利益計，較爲妥當的辦法還是繼續使用我們的紐約會所，並且進一步享受秘書處秘書長改組後在此次會議所表現的較高效率之益。

因此，現在的提案不但不能節省費用，而且要引起很大的額外費用。大多數國家的代表團都要負擔額外費用。變更大會屆會的集會地點要引起許多費用。

我認爲這不是幫助歐洲人民的方法。無論如何，此種方法。不致特別引起歐洲人民的感謝。

在聯合國歷史的目前階段，我們應當在已有的成就上面，在本屆大會所得到的成就上面，去謀發展。我們應當在紐約會所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國代表團本着此種精神反對此項提案。

我一定要表示對古巴政府的尊敬，因爲它在類似的情形之下已經負擔了在夏灣拿召集會議的額外費用；但是如果大會下一屆會在歐洲集會，被選定的國家是不是也會負擔額外費用呢？我承認這似乎是不可能的；我想此種要求不能實現。但是我很欽佩古巴代表的言論。

我所以反對此項提案，主要倒是因爲大會在此工作得很有效力的緣故。有人預言此次屆會要發生不幸的結果；但是我相信在會議結束時，大家一定發現此

次屆會成就頗大。當聯合國正在成長的階段，經過了很多的困難方才在紐約安頓下來，竟然有人提議摒擋我們的行李以及幾千人的行李，將全部舞臺場面遷移到歐洲，其目的似乎祇爲了一次演出，這使我非常驚奇。我想這當然不是爲了去遊歷。我們也並不想下一年再去歐洲。難道我們想再去嗎？爲什麼我們不留在業已產生成績的紐約？

如果大會憑它的智慧竟然決定下一屆會在歐洲舉行，那麼我們便接受此種決定。但是我要請各國代表在未採取此項步驟以前躊躇片刻，審慎考慮，因爲照我的意見，對於聯合國這是沒有價值的。我們應當首先對聯合國的宗旨以及聯合國本身表示我們的忠誠。

主席：現在請中國代表發言。

張先生（中國）：我首先要說，中國代表要很誠懇的對古巴表示敬意。古巴招待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的態度是非常殷勤寬厚的。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拉丁友邦通常都是很富有感情的（*muy muy simpáticos*）。

我想我要提出的議論與古巴代表團所提的議論很相符合，但其中有一點不同；這一不同之點涉及原則問題。

我要提出一種區別，而此種區別在這個大會講臺上還沒有人提出過：這就是大會經常屆會與偶爾召集的會議之間的區別。大會有一個會所。偶爾召集的會議可以在任何方便的地方集會。它們可以在日內瓦或夏灣拿集會；但是大會——世界的最高組織——既然有了一個確定的會所，既已決定了一個確定的會所，便應當在這個會所舉行它的經常屆會。中國代表團曾經贊同澳大利亞代表的意見；我們也曾贊成將金山市作爲聯合國的永久會所。我們願望大家當時能够採取我們所選定的地點。但是既然大家採取了另一種決定，我們便必須始終堅持此種決定。既然我們將紐約作爲我們的會所，大會經常屆會便應當在紐約會所舉行。

因此，如果古巴修正案想要提出某種關於我們將來行動的建議——我並不擬修正該修正案——那麼它的措詞似應改成類似下文的樣子：“任何國家如要大會特別屆會在該國舉行便應支付其額外費用。”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通過這樣的一個決議案，但是我現在並不擬修正古巴修正案。

祇有大會特別屆會可以不在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我希望經過此次辯論後這個原則可以在我們心目

中確立起來。從原則上說，大會經常屆會不應當在會所以外的其他地點舉行。

財政上的理由，特別在目前，是十分現實的，而財政上的理由就是額外開支的意思；但是除了財政上的理由以外，還有原則上的理由。大會不是一個偶爾召集的會議。各理事會也不是偶爾召集的會議。安全理事會的會議當然應當在會所舉行。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的經常屆會也應當在會所舉行。

人人知道，爲失敗的主張辯護，往往是必要的。我曾經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上次屆會爲一種失敗的主張辯護過。當時有人提議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七月屆會在日內瓦舉行。經過辯論後，那個提議以七票贊成、五票反對、六票棄權通過了。當然中國代表團，或主張理事會經常屆會應當在會所舉行的任何其他國家代表團，都可以在大會內重行提出此事。但是本着我們的謙遜精神，我們認爲在此次大會去浪費大家的時間是不妥當的——這也是我們應當注意的一點。

但是我認爲此項原則應當在此提出。當然上次的表決並不是很明確的決定——十八票之中，七票贊成，五票反對，六票棄權。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多數。這表示還有懷疑存在；我希望此種懷疑逐漸增加，此項原則在大家的心目中逐漸明朗。我希望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經常屆會應當在會所舉行的觀念，到了一九四八年會在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各理事國的心目中建立起來。關於特別屆會，可以另有一種看法，但對經常屆會則不能。像經濟暨社會理事會那樣的機關，在議程上列有三十到四十個項目，需要審議。不論它遷移到何處，都必須供給一切秘書方面的協助，各種工作的文件，許多報告書以及卷宗，就大會而言，其麻煩至少要增加五倍到十倍。因此，主張聯合國大會以及一切理事會的經常屆會不在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在原則上是絕對不正確的。

讓我們將它作爲一種原則。中國代表團向來很謙遜，並不提出許多決議案，因此此次也沒有提出確定的提案。但是我們希望至少由於我們大家的同意可以建立此項原則。明年是不是可以不在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特別屆會呢？我們認爲不可以。尙非其時。自從在倫敦開始工作以來，還祇有兩年，或不到兩年。今後兩年在世界的歷史上尤其在聯合國的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們要想聯合國成功，我們必須順利度過這兩年。

有一句話幫助我們抗戰了幾近十年。這句話的中文是：“以不變應萬變”。它的英文是“To meet the veer-changing by the unchangeable”。在這個千變萬化的情勢中，總必須有不變之物。就此事而言。不變之物就是會所。如果我們繼續到處飄流，我相信我們將要動搖我們至誠擁護的本組織的基礎。我們必須有一個不變之物的會所，讓我們可以每年依照需要在此集會一次兩次或三次，甚至於將它作為駐會委員會明年經常集會的地點。我們必須有永久不變之物去應付隨時演變的情勢；我們知道在今後一兩年內問題是很多的。今後將發生許多變化；特別是為了應付今後兩年期間的千變萬化的情勢，我們認為一切屆會甚至於特別屆會都應當在會所舉行。

我對於所謂原則問題已經講了很多；這是與財政上的理由無關的。我不擬詳細討論財政上的理由，但是就我國代表團而言，我們對聯合國應繳的額外款項以及我們為搬動紐約常駐代表團而支出的特別費用，連同其他旅行及生活費用，總計將達一〇〇,〇〇〇美元至一五〇,〇〇〇美元之多，至於通常費用，尚不計算在內。為了什麼呢？花費更多的錢去動搖聯合國的根基嗎？難道理由就在那裏？

除了原則上以及財政上的理由以外，我還想要提出另外兩點——遠見與耐心。究竟還有許多國家不在歐洲；現在比五十年前更易申述這一點。甚至於在太平洋中也有許多領土與國家。因此我們應當有遠見；固然從歐洲——重要而值得佩服——方面我們可以學習許多事情，但是我們應當記得世界上還有其他地域存在。

我想瑞典代表曾經說過“遷移大會”。我至少要說這句話使我很驚奇。大會可以在別處集會是一件事；“遷移”大會可能另指一件事。無論如何，如果我們準備“遷移”大會到一個地點，那麼為什麼不應當將它遷移到另一地點？於是競爭便開始了；有四個或五個地方可以遷移。

因此，我們對於這件事情應當保持一種恰當的遠見；我們不應當重視一個區域而忽視另一個區域。我們已經決定在紐約會所舉行我們的會議；我們應當在此繼續舉行。

就耐心而言，我們需要極大的耐心。當我在大會全體會議或委員會會議諦聽有關某一個提案的理由時，我往往要問，如果我們等待片刻，那末我們是否就能够得到更深刻的觀察呢？現在我們很缺乏耐心。我

們應當有耐心與更大的穩定，在一處停留相當期間。雖然有些事情令人困惱，但是祇要建立了原則，此種情形便可以逐漸減輕。就目前事情而言，我們已經建立了原則。因此，我們無妨忍耐並遵守我們早已作成的決定。

我相信我們大家不一定對於在紐約集會的各方面情形都感到愉快。在此也有各種不便之處。而且在某些決議案中我們一部分人所受到的損失，也許要較我們預期的為大；我們可能歸罪於紐約。

關於這一點，我要援引一句中國話。你們可能知道，北平有一些生動的沿街叫賣者，他們叫賣他們的貨物。他們的叫賣實在是很生動的。一部分叫賣者成為了叫賣的藝術家；他們以叫賣為樂。有的時候他們甚至於虧本；但是他們仍舊出去叫賣。我們有一句話描寫此種情形：“賠本賺吆喝”。翻成英文，這句話的意思似乎是：“You may lose in capital, gaining in cries”。

適用到我們的情形，我也許可以說我們在決議案中可能有所失，但是我們在思想的宣傳上仍有所得。就思想的宣傳而言，紐約究竟不是一個很差的地方。你在何處可以得到這樣多的新聞篇幅？你在何處可以找到這樣一個利用無線電及其他工具來從事思想宣傳的大好機會？

在紐約集會是有很多的理由的；目前那些反對的理由尚不特別令人信服。

當然法蘭西與瑞典代表在提出此項決議案時心目中是想幫助促進聯合國的利益並促進人類的利益。中國代表團對於這兩位聲譽卓著的先生要表示它的尊敬。但是我們很抱歉不能採取他們的意見；我們所以不能採取的原因有四：財政上的理由，原則上的理由，從遠見上着想，從耐心上着想。

主席：現在請法蘭西代表發言。

Mr. PARODI (法蘭西)：我再度起來發言的理由是我對於昨天所講的話想再增加一點簡短的解釋。首先我要確告荷蘭代表，在我們心目中——我想過去已將這一點說明清楚，但是我現在要重述一下——我們所提的提案是完全例外的性質。如果荷蘭代表要加以更為確切的定義，我們不會不願意的。

但是我主要的要答覆 Sir Hartley Shawcross 昨天的講詞。他提出一項根本異議，但是這並不是新的，早已經過我們審慎的權衡與估計了：他從財政上反對此項決議草案，說在歐洲舉行下一屆會的費用多於在

紐約舉行的費用。但是此項額外費用已在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中加以研究並計算。我早就說過，照我們的意見，某幾部分概算似乎可以減低。舉例言之，秘書處預計為這一屆會而調往歐洲的職員約為一千名。我們認為此項概數可以減低許多。

但是聯合王國代表認為此項概數仍然估計太低。順便舉一個例，我想提請大家注意他誤將五,〇〇〇美元作為電報費用的事實。實際上此數是電話費用，所以他的全部議論都因此推翻了。

縱然我們認為提交我們的概數絕對正確，聯合王國代表自己也說過，如果大會在歐洲集會，英國只需要額外支出六〇,〇〇〇美元，從此可見他那個財政上的理由是有限度的。

不論大不列顛與其他國家現正共同遭遇何種財政上的困難，我們可以冒昧地說，就聯合王國代表團而言，為了公共利益而額外支出六〇,〇〇〇美元，不會是一個有決定性的因素。Sir Hartley Shawcross 自己也承認財政上的理由本身並無充分力量去左右大會的決定，因此他又提出若干次要的理由；現在我要加以簡述。

如果我正確了解他的意思，他曾經力言將來大會在歐洲舉行屆會時秘書處所要遭遇的許多組織上的困難。他憂慮報告書如何可以擬製；他恐怕即時傳譯設備很不容易搬運。

我不擬縷述此次討論的詳細情形。秘書處以及第五委員會已經深悉此種困難；委員會如果認為此種困難是不可克服的，當然早已告訴我們。我們相信我們可以仰賴秘書處的組織能力去克服此種障礙。實際要做的事，不過將一定量的文件與材料裝箱，把各箱內容明白標記下來，在到達時再作有秩序的起卸和分發，如是而已。

聯合王國代表曾援引我所謂灌音記錄的理由。他指出秘書處必須攜帶全部卷宗，因為我們如果不攜帶自從安全理事會以及大會首次集會以來所有的演講灌音記錄，我們也許感到不方便。此次屆會期間確有一次我們不得不覆聽一張錄音片，來絕對證實過去所講的話；當然此種情形可能再發生。就此種情形而言，我認為秘書處也很容易應付；它可以讓一部分職員留在此間，擔任電報或電話的工作，以便在必要時就地核對。

Sir Hartley Shawcross 又提出另外三項略為不同的理由。第一個理由，假定我們提案的幕後還有其他主

意，就是我們一部分人想做一筆好生意。我不能認為此項異議是一個很高尚的概念；我敢向聯合王國代表保證，當我們會同瑞典代表團擬具現在向你們提出的這個提案時，我們心目中另有遠為廣泛的問題。而且人人深知，將來做大會東道國的政府，縱然不能如古巴修正案所提議，來負擔全部的額外費用——老實說，我不相信在目前情形之下任何歐洲政府可以承擔這樣重大的費用——我敢說人人深知，將來做大會東道國的政府，如果要對各國代表團供應必要的安適並予以合式的接待，那麼它本身便非支出相當大的費用不可。

第二個理由，也使我很驚奇；聯合王國代表假想我們一部分人可能認為到歐洲去開會帶有歡遊的性質。我認為這實在是對於經過敵軍佔領戰事與轟炸以後的歐洲目前情形之一種很特殊看法。我不知道一般英國人對於此項理由的觀感如何，但是它確使一般法國人非常驚奇。

最後的一個理由是：Sir Hartley Shawcross 憂慮我們提案對於美國政府或有缺乏禮貌之處。我認為他過份關切這方面的禮貌，因此，他沒有注意到，他那個說法對於瑞典以及法蘭西代表團是略欠雅誼的。無論如何，我要確實告訴他一聲，我們兩國代表團對於過去兩年來的東道國都曾特別表示周詳的禮貌；我們還對它屢次表示過感激。

瑞典代表早已答覆過這一點。我想再加幾句話。我們已經提議，而且我們現在還提議，大會下一屆會應在歐洲舉行。我們事先徵求美國政府的意見之後才提議的。我們並未用英國代表昨天建議的方式，去公開徵求它的意見，因為這樣會使美國代表在答覆時很難應付，但是在此次屆會未開幕以前，我們曾本法國與美國代表團之間的互信與友好關係，去徵求它的意見。

假定美國代表確有異議或保留條件，那麼，縱然是最輕微的，他也儘可以提出。但是他並未提出，他們反而以最明確的口吻說，他們不但沒有異議，而且贊成我們提出的決議案。我要欣然確告我們的英國代表一句，我們也曾想到這個事先徵求意見的問題。

我提及這些詳細情形，實在覺得抱歉之至。實際上，為了更為廣泛的理由，我們才決定向你們提出項決議案。我昨天已經將這些有一般性的理由向你此解釋過了；我現在不擬重述這些理由來浪費你們的時間。

主席：現在請加拿大代表發言。

Mr. BRADETTE (加拿大)：大會各代表定必記得，當大會在倫敦舉行第一次屆會時，加拿大是堅決主張聯合國永久會所應當設在歐洲的國家之一。因為幾票之差，此項主張沒有通過。

因此我現在所要表示的意見應當憑此種背景去判斷。我認為主張大會第三屆會在歐洲舉行確有許多理由。我可以說，議事規則早已預見到此種可能性；各國代表團的費用不必以美元支付；交通方面，歐洲對於許多國家也是很方便的。此外還有其他種種明顯或含蓄的理由。

但是反對大會第三屆會在歐洲舉行同樣的也有確實的理由。我們應當考慮到，各會員國都必須以美元來償付聯合國的額外費用；大概有四個月的期間秘書處要發生嚴重的脫節情形；而且兩千名以上的人轉移到歐洲也將增加歐洲資源的沉重負擔。

加拿大代表團固然很了解各國提議在歐洲舉行大會第三屆會的動機，但是認為反對此項提案的理由具有更大的力量。既然加拿大首都奧塔瓦與聯合國紐約會所相距很近，為我們的便利計，最好決定留在紐約，因此我們認為在此項提案付表決時，加拿大代表團應當棄權。

主席：現在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言。

Mr. ARUTIUNIAN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團並不特別重視大會下一屆常會在何地舉行。蘇聯代表團認為紐約與歐洲都具備可使大會下一屆常會成績美滿的一切條件。但是我們認為在歐洲舉行下一屆常會確有某種利益。因此我們不能了解為什麼某幾個代表要強詞奪理反對大會下一屆常會在歐洲舉行。他們甚至於特別誇大在歐洲舉行屆會的某種困難。

例如中國代表講了大會下一屆會在歐洲舉行時中國代表團所必須負擔的額外費用。他說：“為什麼中國代表團要負擔這些額外費用呢？去動搖聯合國的根基嗎？”我們如何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說大會下一屆會在歐洲舉行，便會根本動搖聯合國的基礎呢？

不幸中國代表並未說明他感染到此種中國悲觀主義的原因，也沒有說明此種悲觀主義所根據的理由。他採取此種立場是否因為他假定今後兩年內歐洲不能成為加強聯合國各會員國合作的地點嗎？我們認為此種假定並不確實。歐洲有各種理由可以擔任此種加強聯

合國各會員國合作的任務。如果認為聯合國下一屆常會在歐洲舉行便可以根本動搖聯合國的基礎，這是毫無理由的。

中國代表所提的理由乃是各種反對大會下一屆常會在歐洲舉行的議論之中誇大得最明顯的一種。但其他代表在發言反對大會下一屆常會在歐洲舉行時也曾過分誇大此種困難。大會下一屆會在歐洲舉行當然有種種困難。問題就在這些困難是否不能克服。難道這些困難會要妨礙大會屆會工作的順利進行？答覆當然是並不妨礙。

聯合王國代表 Sir Hartley Shawcross 在誇大這些困難時曾經非常詳細的說明了他的理由。我首先不得不表示我的驚奇——正如法國代表一樣——Sir Hartley Shawcross 竟然認為在歐洲舉行下一屆會可以使各國代表得到娛樂的機會。我想不論大會屆會在何處舉行，沒有一個代表的動機是為了自己尋樂的。聯合王國代表 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此項理由，當然也可以認為是他慣常使用的妙語之一，但這是很不適當的妙語，因為每次當他開始以妙語為武器去辯護他的立場時，那些妙語總是不適當的。我充分贊同法國代表的意見，認為絕對不能說主張大會下一屆會應在歐洲舉行的人除了實際的理由以外還有其他動機。

從聯合國最初建立的時候起，大家早已假定大會經常屆會可以不在本組織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就此而言，我想請你們注意暫行議事規則第五條。全文如下：

“屆會應於聯合國會所舉行之，但如經大會上次屆會決議或過半數會員國請求，得於他處舉行。”

因此，我們看到從本組織最初設立時起早已規定大會經常屆會可以不在聯合國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

就此而言，我要提及中國代表那個絕對不正確的議論；他力言祇有特別屆會可以在別處召集，但是經常屆會一定要在聯合國會所召集。這是不正確的。這是違反我剛才所援引的暫行議事規則的。這些規則並沒有說特別屆會可以在別處舉行，而卻明確規定經常屆會可以在別處舉行。幸而中國代表並未將此項提案作為正式決議案提出。顯然的，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提案並無確實根據，因此祇想把它當作一般原則提出。但是這個一般原則是缺乏確實根據和違反我們議事規則的，因為從最初的時候起，我們就已決定經常屆會可以不在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

中國代表又指出，祇有聯合國專門機關偶爾召集的會議，例如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的會議，方才可以在別處召集，而且純然因為這些會議的召集者本身都是並無永久會所的機關。此項聲明使我驚奇。

我們如何可以說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沒有會所？文教組織現在墨西哥開會，但是它的永久會所是在巴黎。如果你們提出任何其他國際組織，你們可以看出它們都不是流浪的馬戲班，而都是有會所的組織，但是它們仍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國家集會。中國代表說祇有沒有永久會所的組織方才可以變換它們的集會地點，此種假定是不正確的。

因此，我們認為反對大會下一屆常會在歐洲舉行的人們所指出的許多困難都是過分誇大的。我們認為歐洲國家確實有權要求下一屆常會在歐洲召集，因為歐洲向來是國際合作的楷模。我們希望這一次歐洲也會是一個能為聯合國建立此種合作楷模的適當地點。

最後我要說我們不能贊同在此提出的各修正案。第一，荷蘭代表所提議的修正案認為大會下一屆會可以在歐洲舉行，但必須作為例外的辦法。為什麼要作為例外辦法？我們認為這與議事規則並不符合。我們認為，這個不在聯合國會所而在其他地點舉行屆會的問題，不論何時發生，我們都應當審議其本質及其本身利弊，而不應當現在就提出保留條件，說舉行第三屆會只是一般原則的例外。此種保留條件是沒有根據的。

我也要聲明我們並不贊同古巴代表團的修正案。從最初的時候起，我們對於在一國召集大會下一屆會的問題，便規定一些確切的條件，是不公允的。古巴代表講起在夏灣拿召集的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的事情，並且指出古巴政府承擔了召集此次會議的額外費用。那是古巴政府自願的行動。事實上我們並未採取決定要古巴政府同意承擔此種額外費用方才在夏灣拿召集會議。我要問古巴代表團我們曾否採取此種決定。我自己能够答覆這個問題：不，並未採取此種決定。

為了這個理由，在任何地方召集會議，都不能以此種條件為其根據。第一，對於該有關國家而言，這是非常失禮的表示。第二，不但東主國對於在該國集會的事感到利害關係，而且其他一切國家對於在該國集會的事也都有利害關係。無論如何，不管費用問題怎樣決定，招待該會議的東主國——尤其在歐洲的目

前普遍困難情形之下——大會下一屆會的所在國一定都要承擔額外費用。因此我們不能支持古巴修正案；澳大利亞代表說此項修正案值得充分注意，我們認為他的話是錯誤的。

除了人家已經講過的話之外，蘇聯代表團所要補充的就是這幾點。我們不願重述人家為了主張在歐洲舉行下一屆會所已經講過的話。我們祇是提出補充的理由，證明在歐洲舉行大會下一屆常會確有許多便利，不能在表決時忽視。我們認為歐洲各國有權擔任大會下一屆會的東主國；我們請求各國代表支持法蘭西與瑞典所提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案。

張先生（中國）（台下發言）：我要說我的話被誤引了。我並沒有提及文教組織；我提到聯合國貿易及就業問題會議，這是一個偶爾召集的會議。

主席：現在請挪威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Mr. HAMBRO（挪威）：當昨主席宣告截止報名發言的時候，我們並未接到古巴代表團所擬的修正案。此項修正案提出了一種完全新的因素；我認為如果各國代表要求評論此項修正案，他們應當可以在表決以前提出評論。

主席：我定要告訴大會，假定我不寬大，又假定我不欣賞長篇的講詞，那麼我不會讓這件事情引起如此冗長的討論。我不了解這件無須解釋的事情竟然引起如此冗長的討論。

蘇聯代表宣讀過大會暫行議事規則第五條：“屆會應於聯合國會所舉行之，但如經大會上次屆會決定或過半數會員國請求，得於他處舉行。”

這件事情本來可以由法蘭西和瑞典代表與各會員國代表團磋商，再由半數以上會員國請求改變大會集會地點，這樣去解決。但是總務委員會卻將此項提案提交大會。現在我們對於這件事已經有了很冗長的討論；古巴修正案並未提出新的因素。

大會各會員國都知道，正如一位偉大政治家所說“冗長的討論可以改變意見，但並不改變表決。”

現在請挪威代表發言。

Mr. HAMBRO（挪威）：主席，請你讓我說明一下固然我國代表團熱烈支持法國與瑞典的提案，但是如果接受了古巴修正案，那麼它便不能投票贊成任何提案。因此，據我的了解，現在提付表決的是提案的原有案文，因為古巴修正案將要變更大會現有提案的根本要點。

我建議如果接受了瑞典與法蘭西的決議草案，主席應當會同一個指派的委員會與國際勞工組織磋商，因為它是具備那麼大規模每年變換其國際會議集會地點而且每次集會都有幾百代表參加的唯一國際組織，曾經先後在紐約、蒙特利奧爾、費拉岱爾菲亞、巴黎、日內瓦各地集會；此種程序已經增進了會議的國際精神。

主席：現在請聯合王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如果 Mr. Hambro 的聲明已經完結，那麼我要撤回我的程序問題。

主席：我現在決定結束我們的辯論；如果有人反對，我祇有順從大會的願望。但是我相信大會各會員國都感到這件事情已經過充分的討論，我們現在可以表決了。

我現在請中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張先生（中國）：現在我們所討論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它也牽涉到預算問題。依照憲章第十八條，“大會對於重要問題之決議應以到會及投票之會員國三分之二之多數決定之。此項問題應包括……預算問題”。

因此，我要特別提出，此次表決必須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

主席：我以前曾經根據蘇聯代表所援引的暫行議事規則第五條考慮過這件事情。這個問題當然祇要多數票便可以決定。但是在大會審議這件事情的預算問題時——就是舉行下一屆會所必需的經費——我們便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票。如果大會決定不撥出這筆款項，那麼下一屆會當然必須在紐約舉行。我想大會定必同意我的裁定。我們首先應當將古巴修正案提付表決。

我現在請聯合王國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Sir Hartley SHAWCROSS (聯合王國)：我要鄭重表示我也完全認為這件事情的預算問題必須得到大會的三分之二多數票。這是無可爭議的。這是憲章第十八條所規定的；大會暫行議事規則任何規定不能推翻憲章。在過去與現在討論這件事情時總以它的預算問題為主。

因此，假定大會到歐洲去集會一事——如果確實實現此事——牽涉到預算問題，那麼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得到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贊成到歐洲集會。

我知道瑞典代表說過此項提案可以節省經費，但是假定要在我們預算項下另撥款項，那麼必須得到三分之二多數票的核准。我所要明白的是：主席究竟如何進行表決，以便保證我們可以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來贊成撥出此筆款項。

主席：這個解釋是很簡單的。我們首先表決古巴修正案，再表決決議案。當我們審議這件事情的預算問題時，我們便必須核准所需要的數額，以支持此項特別決議案。如果我們表決預算問題時不能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數票，秘書長當然不能贊同離開紐約而到其他地點舉行屆會。

我現在請瑞典代表就程序問題發言。

Mr. HAGGLOF (瑞典)：固然我非常尊敬主席，但是我懷疑他的裁定是否與憲章完全符合。我認為假定事實確是如此，那麼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決定，因為我們過去曾以多數票通過了大會許多決定——而且此種決定往往包括小額的費用。如果我們現在規定要將過去所有這些決定連同有關預算併案重付表決，那麼我恐怕我們今後必須在大會採取的任何決定，一律都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數票而沒有例外了。因此，瑞典代表團必須保留對於這件很重要事情的判斷。

主席：我們現在將古巴代表的修正案提付唱名表決。

唱名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富汗、阿根廷、巴西、中國、哥斯大黎加、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洪都拉斯、伊朗、伊拉克、黎巴嫩、賴比瑞亞、尼加拉瓜、巴拉圭、沙烏地阿拉伯、聯合王國。

反對者：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哥倫比亞、捷克斯拉夫、丹麥、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冰島、印度、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馬、波蘭、瑞典、敘利亞、土耳其、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烏拉圭、南斯拉夫。

棄權者：加拿大、智利、埃及、希臘、海地、墨西哥、秘魯、菲律賓、美利堅合眾國、委內瑞拉、葉門。

修正案以二十七票對十六票否決，棄權者十一。

主席：我們現在將法蘭西與瑞典代表團的提案提付唱名表決。

舉行唱名表決。表決結果如下：

贊成者：阿根廷、比利時、玻利維亞、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捷克斯拉夫、埃及、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地馬拉、海地、冰島、伊拉克、黎巴嫩、盧森堡、墨西哥、荷蘭、挪威、巴拿馬、波蘭、沙烏地阿拉伯、瑞典、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美利堅合眾國、烏拉圭、委內瑞拉、葉門、南斯拉夫。

反對者：阿富汗、澳大利亞、巴西、中國、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國、洪都拉斯、印度、賴比瑞亞、紐西蘭、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魯、土耳其、南非聯邦、聯合王國。

棄權者：加拿大、丹麥、希臘、伊朗、菲律賓。

決議案以三十二票對十七票通過，棄權者五。

午後一時三十五分散會

第一一五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六午後三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 Mr. O. ARANHA (巴西)

七四. 經費分攤比額表：第五委員會報告書 (文件 A/462)

主席：本人請瑞典代表發言；他將提出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

Mr. Bergstrom (瑞典) 宣讀第五委員會報告書 (文件 A/462)，其內容與會費委員會報告書有關，末了附有下列決議案：

“大會茲議決：

“一。一九四八年度預算之分攤比額表如下：

一九四八年度攤款比額表

	百分數
阿富汗.....	0.05
阿根廷.....	1.85
澳大利亞.....	1.97
比利時.....	1.35
玻利維亞.....	0.08
巴西.....	1.85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0.22
加拿大.....	3.20
智利.....	0.45
中國.....	6.00
哥倫比亞.....	0.37
哥斯大黎加.....	0.04
古巴.....	0.29
捷克斯拉夫.....	0.90

	百分數
丹麥.....	0.79
多明尼加共和國.....	0.05
厄瓜多.....	0.05
埃及.....	0.79
薩爾瓦多.....	0.05
阿比西尼亞.....	0.08
法蘭西.....	6.00
希臘.....	0.17
瓜地馬拉.....	0.05
海地.....	0.04
洪都拉斯.....	0.04
冰島.....	0.04
印度及巴基斯坦.....	3.95 ¹
伊朗.....	0.45
伊拉克.....	0.17
黎巴嫩.....	0.06
賴比瑞亞.....	0.04
盧森堡.....	0.05
墨西哥.....	0.63
荷蘭.....	1.40
紐西蘭.....	0.50
尼加拉瓜.....	0.04
挪威.....	0.50
巴拿馬.....	0.05
巴拉圭.....	0.04

¹ 印度政府已承允先行繳付印度及巴基斯坦一九四八年度總攤額，然後再由兩國政府自行調整彼此分攤比例。